

奇胡利玻璃艺术园 音频导览转录

欢迎

凯尔·麦克拉伦，演员：你好，我是凯尔·麦克拉伦，我很高兴欢迎你来到奇胡利玻璃艺术园展。我从小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长大，我很幸运，能在孩提时代受到艺术的启发，我本人也相信艺术是其所在社区的重要支柱。在“翡翠城”，西雅图中心园区是人们聚集交流的地方，长期以来为游客和居民提供欣赏艺术的基础。这里拥有西雅图歌剧院、交响乐团和芭蕾舞团、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西雅图传统剧场和儿童剧院，艺术在这座城市的中心百花齐放。现在又增添了奇胡利玻璃艺术园，为人们呈现本地区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的视觉艺术。西北地区艺术家戴尔·奇胡利以其玻璃工艺闻名遐迩，他通过推动玻璃这种介质的界限，改变了这种重要艺术形式的格局。戴尔希望与世界分享此次展览，继而回馈本地区。正如他的艺术作品已融入本地区的血液中一样，我们今天将与你分享的许多故事也是如此。

Jeff Wright，奇胡利玻璃艺术园主席：你好，我叫 Jeff Wright，是奇胡利展的管理合伙人。我们有机会请戴尔来到西雅图中心，我和我的家人都感到非常激动。在我们思考各种可能的方案时，戴尔的名字便立即进入到我的脑海。戴尔·奇胡利，一位正宗的西北地区艺术家，他已在全世界展出了其艺术作品，我们很高兴能请他来到这里。

戴尔·奇胡利，艺术家：大家好，我是戴尔·奇胡利，我很荣幸受到 Wright 家族的邀请来展出我的艺术作品。此次展览对我意义重大，因为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问我，我始终想做的是什么，而我始终回答到，我想设计、建造一座玻璃屋，把它融入到展览中。这一天已经到来，我能够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分享我一生的作品，我很激动。希望大家喜欢这次展览。

玻璃森林

戴尔·奇胡利：我最早于 1967 年在威斯康辛大学开始用霓虹灯创作。那时，我刚开始制作小的玻璃装置环境，我想我是从 1970 年左右开始与 Jamie 合作的。

James Carpenter，James Carpenter Design Associates Inc. 建筑师：我叫 Jamie Carpenter，我是一名雕塑师和建筑师，现住在纽约。我们开始合作的原因是，我们拥有非常、非常不同的背景。我是说，很明显，戴尔·奇胡利有纺织和内饰方面的背景，而我的背景差不多是研究建筑，以及对光和雕塑非常感兴趣。所以说，我们是带着不同的视角达成合作的。并且我认为，基本上我们热衷于探索，我们真的想推动这种材料的应用范围。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装置，而它是在 70 年代早期完成的。我认为当我

们看到这件作品时，我们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它表现了玻璃既能作为一种流动材料，又能在其流动感和特有的有机特性的基础上不断扩展。

戴尔·奇胡利：这些是使用白玻璃制作的简单形状，我们用熔炉进行冶炼，然后登上梯子，让玻璃自然下落，玻璃就会呈现喇叭状。我们在这些作品里加入了霓虹灯，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是有点复杂的。而那时艺术家们对利用技术和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那段时间大概是从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

西北艺术室

戴尔·奇胡利：我想那大约是 1977 年，我与 Italo Scanga 和 Jamie Carpenter 拜访了华盛顿州历史学会。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印第安篮子收藏品，然后我突发奇想“嘿，如果尝试用玻璃制作这些篮子，应该会很有趣吧？”但是，这些篮子非常老旧，又有点褶皱，并不都是挺直饱满的。所以我想出个主意，我想把它们做成不对称的。首先，我用球拍敲打这些篮子，稍微塑一下形。但很快，我意识到，如果我只用熔炉的热量和火的话，那么火本身可以提供相同的运动，出来的效果会更美。这真正让我开启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做法，我开始用火、用重力、用热量、用离心力给玻璃塑形。我就是用人工吹气的方法向这种神奇的材料吹气，把玻璃吹鼓，然后吹得越来越大，不断探索极限，尽我所能把玻璃吹到最薄，最后玻璃非常热，几乎要坍塌并开始移动。我让玻璃越来越薄，试探坍塌的边界，并制作新的形态。

Rock Hushka，塔科马美术馆当代和西北艺术馆

长：如果你仔细看玻璃篮子，注意篮子上的细节图案，然后再看印第安编织毛毯，你会看到它们在形态、颜色和纹理上惊人的相似。戴尔意识到，他可以制作模仿这些特色的玻璃容器，利用他的能力在玻璃上制作图案来反映各种美洲原住民文化的编织艺术和图案，并将此作为其职业生涯的启发点。

海洋生物室

Pablo Schugurensky，艺术顾问：海洋生物室通过这些画廊的所有作品，反映了戴尔对大海的热爱。他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长大，始终对海水有着一份挚爱。海洋生物图案不总出现在奇胡利的装置中，这些作品仅零星地在枝形吊灯和塔系列中展现。

戴尔·奇胡利：我做了一个 20 英尺高的海洋生物塔，其中包括了许多海洋生物，我希望人们通过认出这些生物而感到快乐。

Rock Hushka，塔科马美术馆当代和西北艺术馆

长：海洋生物塔上的所有元素反映了戴尔对玻璃属性的深刻理解，即玻璃的流动性、玻璃如何像水一样运动，以及在塔上像海藻似的运动元素，也就是在水流中运动的生物。所有这些都通过熔化玻璃在热车间运

动的方式、重力拉伸玻璃的方式、玻璃吹制工扭转并让玻璃按既定形式流动的方式反映出来。

戴尔·奇胡利：我创作海洋生物塔是为了证明海水对于我的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热爱它。

波斯天花板

戴尔·奇胡利：我开始创作波斯系列是因为我对波斯玻璃、罗马玻璃和埃及玻璃感兴趣。然后我的好朋友 Martin Blank 来到了 Pilchuck，他组建了一支小团队，他和他的团队从我们正创作的地方接手，创造了一些微型作品、小玩意儿，让我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看看我们可以做出来什么。

Martin Blank，雕塑师：最初的时候，我们创作波斯系列是为了探索图案和颜色。他们开始从 Seaforms 转而创作这些壳类里面存在的特征；通过推拉拖拽等动作塑造了许多奇怪的 Snooter 形状。在与戴尔合作时，我的角色是试验并想出新的形状。创作真正的波斯系列作品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当你用玻璃创作时，你要平衡好控制和失控的界限。在创作波斯系列作品时，你要掌握好分寸，因为你必须把玻璃烧热，而这时玻璃可能会四散，由于过薄而坏掉，或者玻璃不够热，最后成为千篇一律的圆盘。

戴尔·奇胡利：在创作波斯天花板时，我想尝试一些人们从未看过的东西。这样当你走在天花板下时，抬头仰望，你会突然开始思考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什么？它带给你怎样的感受？我喜欢让人们感到快乐。

MILLE FIORI

戴尔·奇胡利：许多事情都对我有启发，其中一点是我曾在我妈妈的花园里长大。她种了许多美丽的杜鹃花，而我得以在花园里玩耍，有这些美丽的自然景观陪伴着我。我认为，这对我在颜色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装置都采用黑色有机玻璃；一种反射性表面。我喜欢使用反射性材料。这种材料给作品带来完全不同的维度，当你绕着作品移动时，视角也会改变。

Stefano Catalini，贝尔维尤美术馆艺术总监：我第一次看到 Mille Fiori 是 2003 年在塔科马美术馆，那是一次不可思议的体验。我怀着无比的期待开车到塔科马，我觉得进入展室的体验已经超乎了我的期待。我看到了对颜色的大胆使用，有原色、黄色、蓝色、红色以及各种形状。这些形状很明显取法自然，它们是有机的，但又不是对自然生命的模仿。它们还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

戴尔·奇胡利：这些形状的灵感来自我在芬兰努塔耶尔维、在爱尔兰沃特福德水晶厂、在墨西哥蒙特雷所做的工作。这一系列作品可能包含十五或二十种不同的形状。

Stefano Catalini：我是意大利人，所以 Mille Fiori 对我来说是一种有趣的称谓。“Mille fiori”在意大利

语中表示“1,000 朵花”。这种叫法实际上与园艺没有直接关系，而与一类蜂蜜有关系。它指一年中的一段时间，蜜蜂不仅从一类花上采花粉，而是从许多花，1,000 朵花上采花粉。我觉得戴尔作品的称谓对蜂蜜的指称很有意思，因为我认为他用这些原色创作的长矛和卷须似的形状，所指的是有机、黏稠形式的蜂蜜，就好像是自然中的，是生命形式的。

戴尔·奇胡利：这也与玻璃吹制的工艺有极大关系。当你像我一样尝试新的形状，并创造新的形状时，这些形状通常看起来就像是属于大自然的。所以这是玻璃吹制工艺和我多年来游览各地所受到的启发的结合。

花道和浮船

戴尔·奇胡利：我一直喜欢大海；我生长在华盛顿州塔科马，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海水陪着我成长。在我还是小孩儿时，我们会在海滨捡破烂、寻找日本钓鱼浮标。后来我们去芬兰，我有机会把玻璃杯扔进水里，然后再用像这里的芬兰小船找回玻璃杯。

Gerry Ward，波士顿美术馆美洲和装饰艺术与雕塑荣誉退休馆长：你在这个装置看到的花道和浮船，其灵感来自戴尔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芬兰努塔耶尔维的经历。他到了芬兰后，突发奇想地把大件玻璃物品从小桥上扔到一家玻璃工厂附近的当地河流。当地孩子们会捡起这些玻璃物品放到小船上，再把东西拿回到岸上，然后戴尔会要回这些玻璃物品，再扔到河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真的很喜欢玻璃物品在这些木船上的样子。我认为，这确实是他更为成功的装置艺术之一。它能唤起人们脑海中所有的想象，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愉悦感。

绘画墙

戴尔·奇胡利：在 1976 年的意外之后，我仍在一段时间里吹制玻璃，但却再也不能真正吹制玻璃了，事情总是很复杂，因为我身边总有人，而我却看不到我的左边，我没有任何深度的感知，所以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其实对我来说还好，但我身边的人的确很难，因为他们总是担心我可能看不到他们。那真的是我开始绘画的起点，我越画就越喜欢画。有时我会画一些关于玻璃的，有时我只是乱画，这是一种释放能量的方式，是一种在玻璃吹制进行的同时，让我的身心具有创造性的方式。

Kiki Smith，艺术家：你知道，从某种方式说，他正在做他能施展才华的事情，并且我确定，之后他一定会回头看这些作品。你要知道，这也是一种挖掘新体验的方式，就是通过动手去做，看到新的颜色或形状的诞生。这会形成一种实际的状况，你会情不自禁地去做，反复地去做一件事，那么你知道，有时你这样做，就会产生新的东西。

戴尔·奇胡利：从最开始，只要我的玻璃作品完成，绘画也就完成了，非常迅速、非常快。开始时，我用石墨铅笔创作 Seaform 系列和波斯系列绘画，然后改用炭笔创作威尼斯系列，再之后我开始添加一些颜

色，最开始可能是水彩画，然后是液体丙烯画。然后大约十年前，我发现他们创作了这些液体丙烯画，我认为他们是这样做的第一批人，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些金色丙烯画。接着，我开始用容器本身绘画，就是把颜料喷出来，但我始终在身边备着海绵、刷子、拖布和扫把，这样我就可以在需要时用其他工具绘画。我相信这些绘画远比人们可能认为的要重要。我认为这些画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不作画，那么我认为这些作品不会按它们已有的速度或方向前进。绘画真的是我的作品中重要的部分。

枝形吊灯

戴尔·奇胡利：一天早上在我睡醒后，我说：“我想把枝形吊灯悬挂在威尼斯运河上，那是我最喜欢的城市”，然后我可能把这一想法做到了极致，在1992年，我在西雅图美术馆开始创作枝形吊灯系列。在展厅中，有一处展位不让人满意，在开展前十天，我决定制作一个枝形吊灯。之前几个月我在巴塞罗那旅行时，在一家餐厅看到了枝形吊灯，这个吊灯悬挂到与视线齐平，因为餐厅的天花板很低。那场景真是太美了。当你坐下来，在吊灯下方看时，这个吊灯就好像摆在餐桌上的装饰品一样。我喜欢悬垂到与视线齐平的吊灯，一个想法突然蹦出来“我现在可以做一个吊灯，因为吊灯不一定非得实用”。所以我在西雅图美术馆创作了一盏枝形吊灯，看起来有点像黄色的气球。这盏吊灯由500个部分组成，都是非常简单的形状，哪怕一个玻璃吹制新手也几乎可以完成，我们很快就做完了。有几组玻璃吹制工人帮我们制作，我们在十天内就完成了，然后悬挂在美术馆里，可能重达500或1,000磅，而这也开启了枝形吊灯系列。

Patterson Sims，独立艺术作家和馆长：戴尔既能深思熟虑，也能说干就干，这两个特点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为一体，所以我们决定创作一系列装置，这是第一次我们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我认为，通过戴尔作为装置艺术家的身份，而不一定是制作者的身份欣赏他的作品，即使对于戴尔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方式，这样看待他的作品，对他来说是变革性的，因为他已成为了凭借其大规模、史诗级的装置而闻名遐迩的艺术家。在展览开始前几天，戴尔感到这场展出还需要“更多东西”。他决定要为展览再添加一个元素，一个布置在天花板上的元素。就像为了展览，他对墙面和地板进行一番布置一样，他开始思考可以对天花板做些什么手脚。所以他创作了一组悬挂作品，我们发现这些作品是狂野的巴洛克风格吊灯，就这样枝形吊灯系列诞生了。

MACCHIA 森林

Ben Moore，玻璃艺术家：我们最初发现德国颜色是在70年代末期，这些颜色是德国有色玻璃制造商最初生产以用于彩色玻璃工业的，而我们将这些颜色为我们所用，在美国的工作室里制造玻璃。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自己调制颜色，所以都是相当基础的颜色，我们并没有很多颜色可以使用。然后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我们突然之间就有三四百种颜色可以使用。我想你能明白这种激动的心情，突然之间获得了这么多的颜色可以使用，真是不可思议，戴尔有了这

个想法“我想利用这些颜色，在创作中全部使用”，就这样，Macchia的概念或想法就诞生了。

戴尔·奇胡利：我想，我是在睡醒之后想出了这个主意，我想使用我们从德国买来的所有300种颜色。然后我在内部使用了一种颜色，在中间使用了半透明或不透明白色，又在外部分使用了另一种颜色。因为在使用白色时，我涂上一大坨白色，想获得更多的质感和多变感，结果看起来像云一样。有一天，有人在写关于我的文章，他问我：“这个新系列怎么样？”我说：“嗯，现在我管这个系列叫‘丑陋’，因为我母亲说它们太丑了，她管它们叫‘丑陋’。”但我说：“我觉得这个系列不能用这个名字。”所以我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Italo Scanga，他是意大利人，我说：“Italo，你给这个系列想个名字吧。这些玻璃粘满了斑点，因为这上有斑点一样的云，外部也粘上了斑点。”然后我说：“意大利语的‘斑点’怎么说？”Italo说：“想不起来了。我得查查意大利语词典。”然后他给我回电话，说：“‘斑点’是‘macchia’。”

玻璃屋

Ryan Smith，3form LightArt 总裁兼创意总监：在戴尔最初呈现这个项目时，他说道：“这个展览将包括外部展和内部展。”然后我们开始讨论项目的所有不同方面，最终我们达成明确意见，项目的外部部分将采用玻璃屋。我要说的是，他收藏了许多旧温室的明信片，他一直钟爱这种建筑。他很著名的一件事，是在大概三个月内建造了一座展示馆，你知道的，是帕克斯顿的玻璃展馆，那个展馆就像这个大玻璃屋一样，非常漂亮，它的结构漂亮、空间也漂亮，即便如此，整个展馆也只是他的花园和玻璃展览的一部分。他的作品总是关于这种建筑和绿色植物的，以及类似的户外体验。

戴尔·奇胡利：能够与Ryan Smith和Owen Richards一起设计玻璃屋，对我真的是极大的鼓舞。我一直想设计一个玻璃屋，我一生收集了许多玻璃屋的照片，它们是最喜欢的建筑。我喜欢其中一些最漂亮的建筑，比如旺斯的马蒂斯教堂、巴黎的圣礼拜教堂、1851年的大水晶宫。

Owen Richards，Owen Richards Architects：

弧形是戴尔最喜欢用的形状之一，因为自19世纪以来所有传统温室都采用这种形状。但这块具体的场地一边有高大的太空针塔，一边有西雅图中心和周边的其他大型建筑，所以通过研究什么形状最适合这块场地后，形成了这种不对称的形状。

戴尔·奇胡利：我喜欢同时建造这座玻璃屋和创作要在里面展示的作品，这样你能完美地控制建筑物以及将要在里面展览的艺术品。我刚制作了一件超大的雕塑，将摆在玻璃屋里，它长100英尺、高25英尺，主要采用红色、黄色和橙色。我想让它填满玻璃屋，但还要留出许多边界空间，让这件雕塑能反光回到玻璃表面，衬托出这座非常漂亮的玻璃建筑。

花园

戴尔·奇胡利：我们设计的这座可爱的花园占地约 26,000 平方英尺，我和 Richard 合作设计了装置周围的若干景观。我们设计了一座黄绿色塔、一座红色塔、钹质芦苇、蓝色 Fiori，能在玻璃制作之后很快就完成景观设计，真的太有趣了。

Richard Hartlage, AHBL 校长：决定要在花园里使用哪些展品后，他们便开始讨论使用哪些颜色。颜色是我们选择哪些植物的主要因素，影响着 we 选择哪些花色来匹配艺术品。

戴尔·奇胡利：我们在玻璃屋前升起了黄色的太阳，还架起了红色的墨西哥帽塔、绿色的冰柱塔、粉色的 Polyvitro 塔，你能在花园前看到的所有芦苇包括蓝色的、红色的，还有钹质薰衣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芬兰努塔耶尔维一家小玻璃工厂制作的。

Charlie Parriott, 艺术家：当你观看玻璃艺术品芦苇和许多其他在你面前极其高大和奇怪的形状时，你要知道这需要很特别的地方才能制作这些东西，而我们在西雅图则没有这种地方。但有一个地方可以，那就是芬兰努塔耶尔维。我们在那里制作的原因是，那里工厂的天花板极高，有 25 英尺，另外他们在那里配制的颜色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奇胡利团队会不时地去到芬兰，到这家小工厂和一组芬兰玻璃吹制工人、艺术系学生和管理员合作，我们会在那里制作这些芦苇或树形仙人掌（他们是这么叫的），或者小海豹，或者许许多多我们真的做不了的东西，所有这些彩色玻璃都可以扔到能容纳下它们的熔炉和大烤箱，在制作成形后两个小时，玻璃会慢慢冷却并经过加工后再从另一端出来，然后再安装到现在呈现在你面前的装置上。

总结

凯尔·麦拉克伦：非常感谢你参观奇胡利玻璃艺术园。我希望此项目能让你更好地理解戴尔·奇胡利及其作品，并了解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教育、公民和文化需要的太平洋西北地区艺术组织。

戴尔·奇胡利：请慢慢享受你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时光，品味这里所提供的一切艺术和文化。